

第四十回 月岩師破佛得珠 趙居士捐家造寺

詩曰：

謝遣歌兒解臂鷹，半囊詩稿一枝藤。
難尋萱草酬知己，擬折蓮花供聖僧。
妻肉慾拋翻有礙，才名久謝號無能。
鹿門學得龐公法，洗盡家緣是大乘。

看了屠本赤報應不爽，可見高僧度世定有因緣。且說這雪澗禪師係古佛化身，普遍大千世界，為大事因緣，在泰山後石屋修行，假名雪澗，超度宋朝末劫眾生，接引阿羅漢了空成道。先在武城縣觀音堂行腳施茶，後來慧哥遇難出家，改名了空，又住錫在趙杏庵善士村毗盧庵裡，一住三年。了空因遇了家人泰定報信，母親雲娘在淮安。辭了月岩老師，二人往南探母，自是佛法中先完天倫，後成正覺的道理。一去三年，這月岩和尚一個人在庵子裡，沒個徒弟，燒火掃地、種菜打水俱是自己。因招了一個道人，是汴梁避兵走下來的，生的虎頭鷹眼，一部黃鬚。拿個木魚庵上化齋，見月岩家下無人，情願隨師父修行，剃落為僧。月岩大喜，擇日與他削髮，起名了塵。叫他燒火造飯，掃地淨廁，月岩和尚還幫他一半。

原來這佛教中叢林裡，多有不學好的游僧游道、借出家二字遮掩著十大魔王的惡鬼。這道人原是汴梁大盜王善標下游兵，後因留守東京宗元帥死了，各人逃叛，又犯了法該斬，卻走下來在毗盧庵藏身，那裡有真心出家的心腸。初時只說月岩和尚在此安閒，吃自在飯，那知他是出家苦行的僧，從早忙到晚。四更起來，打水燒火，才忙得飯熟，又挑糞擔柴，一個老和尚幫他做一半，還不得手腳略閒。一霎做不到，被老和尚用禪杖打過二次。常是罰跪清規，在佛前跪兩枝香，還不許起來。不提防這了塵存心不善，等待老和尚出門上村裡去了，卻弄起一把火。大殿是個草房，接起火來，卻忙去村裡叫人救火。急等人來，大殿已燒了兩間，剛救得一尊佛出來，燒得好似個炭人一般。但見：

烏眉灰面，爛額焦頭。三十二相好，何曾留得白毫光；千億萬化身，無處逃將回祿劫！地水火風，跳不出娑竭苦海；生老病死，那裡有不壞金身？清涼法雨失沾濡，火燄諸天誰解救。

趙杏庵同著月岩和尚救滅了火，請出那雕的一尊檀香金像，燒得煙薰火燎，通不莊嚴了。這趙杏庵甚不過意，只說：「大家佈施銀子，另雕新像罷。」這老和尚也不憂不惱，笑嘻嘻道：「這塊木頭，原多出這些罣礙來。依我如來法，原不曾有像，叫眾生人人自覓他的佛性，謂之滅度。只因佛滅度後，天人諸國分去舍利，各國供養，思慕佛的面貌，一時不得親見。西域優填王起造一尊佛像來，以金為寶，卻使真金鏤了，因此金身相傳東土，添了許多色相，人人反執像是佛，不能反身見佛。因佛立像，到做了叛佛求像。」即時取一把劈柴利斧來，將那火燒的佛像，乒乒乓乓砍得稀爛。趙杏庵合掌念佛，那裡敢動。砍到佛腹中間，只聽得一聲響，迸出一個紗囊來。卻是甚麼東西？但見：

寒光的磔，瑞彩陸離。光溜溜，驪龍頷下，摘將一串瑤冰；圓陀陀，老蚌胎中，吐出幾輪明月。龍女擎來，洗淨六塵全不動；牟尼頂出，光明萬劫照初圓。凡夫貪愛，豈能剖腹深藏；楚國珍奇，未必走盤照乘。洗垢自成如意寶，辟塵實有定心珠。

當初岑姑子在日，曾收楚雲娘一百八顆胡珠，縫在一黃紗袋中，藏在佛腹之內，又叫匠人使金漆補了。今經十餘年來，沒人知道。今日活該此珠出現，以助修寺造佛功德。豈不是件異事。有詩曰：

剖腹逢珠事莫疑，人人衣底有牟尼。
安知珠得依然失，珠去珠還佛自知。

趙杏庵和一起救火的檀越善人們，見長老劈佛，心裡不忍，大家都有些氣憤。方才要勸，忽然劈開胸腹，漏下個七八寸的紗袋來，乃是一串數珠，一百單八顆指頂大的胡珠，足有十二兩重，實是無價之寶。「不知此珠何來？豈不是天賜奇珠，以完佛事。」這月岩和尚即忙拈香，禮佛三匝，同大眾和佛大叫「阿彌陀佛至靈至感觀世音菩薩」不絕。

依著趙杏庵，勸住長老，不可劈壞佛的下身，長老不聽，道：「有此佛珠，另造新像，蓋起大雄寶殿，廣立叢林，不如火化了此像罷。」即時用火架起。只聞一天旃檀香氣，化而不留。這裡眾人拜了韋馱，發願另造佛堂，去了。

這一百八顆明珠在月岩手裡，一時沒處收藏，到是一件罣礙，想了半餉：「只有一件破衲襪碎補禪衣，是我自己出家的。」到晚來，燈下無人，悄悄將珠子取來，拆開胸前一方破補的衲布，才賽在中間，用線密密縫緝，誰知他衣褐懷玉。

卻說這了塵，是個積年強盜，放火時原要走的，因庵上無物可偷，空身出去又沒盤費，不料見了此等明珠千金之寶，正要設計圖謀。取了一口切菜刀來：「等半夜殺了老和尚，得此珠寶去罷。」到了三更時分，了塵取刀——先已磨得風快——行到禪堂窗下，見老和尚縫衲襪藏珠子哩。看得分明，兩隻腳一似釘住一般，到了天明還挪不動。只見老和尚房裡開門，拿著一根禪杖下牀來，唬得了塵走不迭，把刀丟了，卻取個掃帚來掃那破屋下磚灰。老和尚道：「了塵，你把這燒壞的木料磚石，各自一堆堆起，後廁上我自己去打掃罷。」取了個竹筐木鏟，往後廁上去了，丟下房門，只一領破衲襪撇在炕上，料沒人知道中間有寶。卻不知了塵半夜來害他，早看在眼裡。一見了老和尚上後廁去，料有半個時辰，看了看房門不曾鎖，一領衲襪正丟在炕上哩，即忙進去取了衲襪，拿個木魚桿棒，往外飛走。不走大道，從小路落荒投南而去。詩曰：

才得逢珠即失珠，不逢碧眼卻逢愚。
由來罔象真難覓，赤水茫茫海又枯。

不說毗盧庵被賊僧了塵偷去明珠一百單八顆不題。單說那趙杏庵從來奉佛齋僧，因自己兄弟妻子俱無，年過古稀，想來一生立的萬金家業，都沒處去用，見毗盧庵草殿遭火，佛像現珠，「有此一件奇事，豈不是天獻佛寶，我的一點至誠感動觀音菩薩！如今造起一座大寺，另換金身，也不枉我趙杏庵為善一場」。那日辭了月岩和尚回家，將一村裡平日同心檀越齋公們，請將來客廳裡坐下。趙杏庵合掌當胸，道：「眾位鄉鄰親友在上，我想毗盧庵火焚，要從前創立，一時不能湊出錢糧。我老拙一生一世，積得這個小小家私，原和兄弟子姪支撐門面。如今兄弟無人，子女沒有，留下這分家私也無處費用，只有幾個族人也是學才起見，不肯受這家私。」

長者，雖沒金磚布地，那龐公放來生債，也完了自己一片心。今日請將眾親鄰來，把家中莊產銀錢、糧食牲畜，開出一本清冊來。我自己一人，不能料理寺上大工，分在眾人，領了執事去，或是管燒磚瓦、置買木料、包管匠役、金漆油粉；只要百日立成了佛刹，卻不算計費物多少，大家共成勝事，也了完這修造佛事一場功果。」說畢，即叫了兩個都管來，把家內庫藏打開。只見：

白的是銀，黃的是金。掘開地窖，四方打就銀磚；擎起天平，十換鑄成金餅。管衣服的，架排錦繡，穿不盡異錦綾羅；管珠寶的，櫃滿珍奇，識不透前朝寶玩。縱使素封誇倚頓，不將青蚨羨陶朱。

眾親鄰看了一本大冊子，約有十萬財帛，都驚誇不盡。又將後園倉囤取開，真是：

乃積乃倉，庾盈廩滿。稻粱充臠，三十年吃不盡的餘糧；米麥朽陳，萬戶侯算不清的豐數。饒使魯肅指囤，不妨公瑾分春。紅鮮何用羨陳倉，白粲不須誇洛口。

眾親鄰看了倉囤，足有十萬餘糧。又將驟馬牛羊、各店債簿一一開明，也是個積年勤儉的田舍老，百貨豐盈的增福神。又有高樓曲閣、彩畫的廳堂、水碓山場、果園菜圃、米店布店、油房面房，件件是有天理的生涯，順人情的利息，驟馬成群，牛羊上萬。趙杏庵把家私分作三分，一大分修理佛事，二小分周濟貧人、贍養宗族；以前欠債、各店賬目，一火而焚。這才是：撒手到頭留不住，回心轉眼總歸空。

不消一月，這親鄰們領去金銀，賃工興眾，也有燒磚瓦買木石的，也有上臨清買顏料金漆的。那消半年，蓋起三間琉璃大雄寶殿，雕了一尊檀香毗盧佛，比舊像高有二尺。前後山門、禪堂、廚房、經閣一齊造起，金碧輝煌。月岩老和尚因不見了明珠，要去遊方尋覓，因造大寺，又住下了。自己燒火，管理工匠的齋飯，閒了去打掃東淨。請了一位法師，是汴梁來的大相國寺和尚，法名性朗，來講三部大經。即時修得一座草庵成了大刹叢林。功成之後，趙杏庵也將自己住宅改做一庵，供養觀音大士。忽然一日，請將月岩和尚同眾善信，說了數語，合掌坐化，遺命留龕立於毗盧寺後不題。

未知月岩和尚後來功德何如，正是：

衣底玄珠迷不見，空中梵閣結將成。

且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 隔簾花影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